



许多多说,他是洛镇惟一的艺术**家**。他又说,在古代,洛镇是洛州的中心,商旅往来,妓女唱歌,人人都以艺术为荣耀。他的先祖是洛镇繁华富庶的建设者和见证人,曾经在洪水里捞出三头骡子,两匹马,一个黑炭如漆的妖娆女人。更重要的是,先祖们热爱艺术,收集了许多珍稀古画。但世事难料,洛镇遭遇了灾荒、洪水和匪患,先祖偌大的家业萧条衰落。只有一幅古画《问道图》留了下来。许多多年少之时,痴迷赏玩这幅古画,他长久注视,有一刻忽然看见古画中的书生挥动了他的衣袖,山岚烟云也都开始舞动。然后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像一只彩色的蝴蝶,飞舞起来。那一刻,他立志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。为了向洛镇的人们证明他可以飞起来,他站在一段古城墙上做了一次飞行表演。他让洛镇的王三元举着《问道图》。王三元是洛镇惟一相信他是艺术家并且可以飞起来的人。他的飞行宣告失败,因为飞扬的灰尘遮挡了古画。

有一天,刘小美来到洛镇。她是洛镇方圆几十里最漂亮的女人。许多多顿时觉得,她带来了光亮和温暖。她是他的同类,是可以让他像蝴蝶一样飞舞的女人。他隐秘地爱着她。洛镇的人们说,刘小美是婊子,她的气味有毒,但是他们却愿意尝试毒药。他们就像飞舞的苍蝇。许多多因此而觉得痛苦。于是他在洛镇干了些惊天动地的事情。他把镇长的汽车轮胎扎破,给

■长篇小说

医院的水井里放了蛇,在中学的历史老师经过的路上堆了鸡屎。最后他勇敢地和二旦打架。因为二旦残忍下流地侮辱刘小美。他受了伤,不后悔。他觉得为了心爱的女人,做什么都值得。但是刘小美还是离开了洛镇。她带走了洛镇的光亮和温暖。许多多被便秘、寒冷和寂寞包围。他的父亲对他很失望,他的女人离他而去,最小的孩子夭折。他长久地注视《问道图》,但是画里的书生再也没有挥舞起衣袖。有一天,他决定离开洛镇,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,也渴望在某一天,可以向刘小美表达他隐忍的爱意。

刘小美在兰州开了一家画廊。刘小美说,她活着就是为了应付那些数不清的麻烦。她说好多事情她都没有办法。她是一个漂亮女人,漂亮本身就是一件麻烦。她经历的荒唐世事比任何一个漂亮的女人都要多。她已经累了,只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安静地生活。她甚至想迅速地变老,这样就没有人注意到她,也不会说她是婊子,说她有毒。有一天她遇见许百川。后者是一个电影导演。他拍过很好的电影,在寻找更好的可以拍摄的故事。出于某种难以说得清的理由,刘小美向他讲述了自己生活里的遭遇。她还提起了洛镇的艺术**家**许多多。许百川安静地聆听。他的生活里出现过许多女人,每一个女人言笑晏晏,带来了不同的气味和风情。他并不惊奇刘小美自己的故事。他更感兴趣的是许多多。他决定以许多多作为新电影的原型。刘小美看着这个男人。他俊雅秀美,是她愿意倾听、愿意喜欢的男人。她甚至愿意爱着他。

许多多也到了兰州。他租了便宜的房子,在街头以占卜为生。他和许百川见面。他不停地说话,谈论自己的艺术理想,表达他的感激。他把许百川也归为自己的同类。在某些时刻,他觉得许百川和刘小美一样,是他孤单生活里最重要的光亮。

但是许百川同样要应对自我生活中灰暗的部分。他有野心,拍摄的电影获得过圣丹斯电影节的摄影奖,却苦于无法拍摄出更好的作品。他陷入无数碎片式的尘世纠缠。他唯一爱着的女人是朵焉。他们在一次画展上相识。朵焉热烈、简单,是红尘中的异类。她收集内衣,画画,做歌手,尹始興味盎然,之后陷入厌倦。但是她对爱情保持了永不停歇的狂热。他们相互纠缠。许百川说,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。

因为失望于投资方提供的新电影的剧本,他决定自己写作剧本。他在秦州拍摄了新电影《卖国记》。片场发生了许多意外,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。他看见人们都在假艺术之名,营营于一己的感官热情和物质欲望。他奋力坚持,像陷入包围的战士。历时一年多,他终于拍完了这部电影。他电影中的乡村艺术家经历了世俗的痛苦,最后回到了故乡,与现实中的许多多其实并不相同。

许百川拍摄电影的时候,洛镇的艺术**家**许多多背着《问道图》,正在浪迹江湖。他在秦州的大雨中卖画。一个女人引诱

■长篇小说

在县城告状,快过年了才回来,到处说书落壳要进关房了。一些族老说要开祠堂门,按族规处置书落壳。书落壳心惊胆战,诚惶诚恐,他梦见张麻子真的开了祠堂门,要杀了他。春节过后,朱滑背却从监狱里出来了,成了英雄。书落壳立马组织游斗张麻子。书落壳本来走在团丁中间,忽然走出队伍,在路边停下,看见红猫,招了招手。红猫提着个三尺多高的高帽子,走出队列,来到书落壳身边。书落壳轻声说:“搞点狗屎放在高帽子里面,来他个狗粪淋头,臭不可闻。”红猫啄啄米似的点头:“好,好好。”刚要离开,又回过头,轻声说:“狗屎还不如人粪臭,是不是也搞一点?”书落壳说:“好,好,多搞点。”

粪便从高帽子里流到张麻子脸上。张希龙等人恳求换一顶高帽子,书落壳不听。张麻子太火了,高声叫道,“书落壳,你不要狗戴帽子人一样,太做过了。你要晓得,我二崽在北伐军啊。”书落壳说:“你二崽在北伐军,只能咬着我的卵。”

张麻子游团的事很快传开了。梅浩然来到农会,一字一板教训书落壳:“我告诉你,富也好,贫也好,官也好,民也好,只要是人,就要讲人性。你那样做,是没有人性。禽畜不如。”

书落壳很是恼火,立马组织游斗梅浩然。他看见梅浩然戴着高帽子,耷拉着脑袋,要死不活地走着,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意。在书落壳的心目中,梅浩然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尊神,以前,书落壳连仰视都不敢,看见他就害怕。梅浩然咳一声,书落壳就要惊一跳。如今,这么一个人物,竟只能乖乖地听从我书落壳的摆布了。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啊。

杨柳镇十多个村,五万多人,天天有吃排饭、游团的活动。两个多月后,大户吃完了,开始吃小户了。书落壳所在的村,一个很要面子的户的小殷实户,还是书落壳的房亲呢,被吃被游之后,竟想不开上吊死了。

不知从哪个地方开始的,各地农会都设关卡卡,禁止粮食流通,连北伐军的军粮也保证不了。同样一担粮食,杨柳镇卖3元,平安县城卖10元,长沙卖20元,武汉卖40元,还缺货呢。梅浩然的大儿子,北伐军军需官梅思德,回到家乡筹集军粮,给了张麻子一张500担的军米护照。

天刚蒙蒙亮,月亮还挂在西边天上,运粮的船队便出发了。

船到石狗滩,却被书落壳带领的自卫队员拦住了。张麻子拿出军米护照,书落壳接过来,看了看,慢慢撕碎,纸片悠悠地飘进杨柳河里。

张麻子被绑回杨柳镇。梅浩然担心书落壳枪毙张麻子,全力营救。县农会委员长梅思贤赶回杨柳镇,以县农会的命令,要求按省里的规定将张麻子解往县城,交县特别法庭处理。但书落壳拒不执行。

书落壳在中树坪召开农会会员大会,说:“农友们,今天,权力在我们手上,我们可以审判张麻子,大家说,张麻子该不该杀?”

台下静默着,忽然,有人举起手来:“该杀,杀!”声音虽然很轻,但却传得很远。

书落壳说:“好!我再说一遍,如果赞成杀了张麻子的话,就请你把手举起来,大声说:杀!好,现在开始,张麻子该不该杀?”

他,骗走了他所有的积蓄。他到了西安,西安大雪纷飞,他浪迹街头,另一个好心的女人帮助了他。但他的画并没有卖得出去。他到了北京,琉璃厂一个名叫老李的人雇佣他临摹古画。因缘际会,他认识了收藏家季老。季老大为欣赏《问道图》,向他讲述了《问道图》的源流、画家生平、流传过程和世俗变迁。许多多由此知道了古画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。但是这幅绝世古画已经破损严重,如不修复,恐怕就要毁于当世了。季老表示可以重金收购。许多多拒绝了。古画是先祖唯一传承,甚至比现世的爱情更重要。他不能让它断送在自己手中。他与季老告别,来到苏州。

苏州正是当年《问道图》的源起之地。数百年之后,这里成为物阜繁华之所,古时风雅与浪漫已荡然无存。有一日,许多多在桃花庵中观看唐寅遗迹,一位老叟讲起唐寅尘封旧事。他说所谓古人风流,无非后人穿凿,自古圣贤雅士,大多寂寞。尘世虚幻,五色为空,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许多多闻言,不由得感伤。他已在江湖流浪多年,却不知道何处是其归宿,此时便有了回到兰州的念头。古画行将毁坏,兰州的女人刘小美是他最后的、惟一的牵挂与安慰。

刘小美还在兰州。有一个神秘的书画商人和她认识,在很长时间里,他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。她的画廊代卖对方送来的书画。她成为他的情人。他年老,皮肉松弛,情欲旺盛。刘小美有时候甚至迷恋于这种感觉,她觉得自己在可耻地沦陷。无论她如何逃离,都不能摆脱。她说,这是命,她不想要的总会来,她想要的却从来得不到。有一天,她决心离开这个神秘的男人,却发现她已经陷入一场不能摆脱的阴谋。

那时候许多多回到了兰州。许多多说,他在江湖上行走多年,见到各种各样奇异的人生景象。他回来是为了他心爱的女人。他坐在刘小美的画廊里,讲述这些年他所遭遇的故事。实际上在他所讲述的故事里,有一些是真实的,有一些则出于虚构。他说那幅《问道图》被揭裱了。因为这幅画破损得十分严重,只有揭裱可以让它完整地留下来。揭裱是书画江湖中的顶尖技艺,只有琉璃厂的季老先生可以。许多多再次回到琉璃厂的时候,季老先生一点都不惊奇。就像是他知道许多多会回来一样。季先生说,《问道图》可以揭裱为完整的两幅,他只留第二层,头层归许多多,又付50万元作为购买之资。季先生揭裱期间,许多多体力不支,大病一场。昏睡之际,梦中所见,都为先祖兴衰往事、大水灾荒及洛镇风物;又见古画中书生挥舞衣袖,自己变为翩翩蝴蝶。揭裱之后的《问道图》果然完好如初,古画风流,尽现纸上。

许多多讲述往事的时候,有人来纠缠刘小美。他们丑陋凶恶,要抢走他的女人。许多多和他们打起来,勇敢地像一头野兽。他受了伤。医生说,还检查出其他方面的疾病。他一直带着这些病痛行走江湖。从医院出来,刘小美和他一起吃饭。许多

《墨雨》(故事梗概)

台下很多人举起了手:“杀!”“张麻子该不该杀?”“杀!”“张麻子该不该杀?”“杀!”书落壳喊到最后一次,广场上已是人如海,手如林,杀声震天。砰,砰——清脆的枪声越过柳溪,在广场上空回荡。不久,农会又枪毙了猫贩子。

两个多月后,当了营长的张立功(张麻子的二儿子),带了一支队伍回到杨柳镇,闪电般抓获了书落壳等人。张立功晚上来两祠堂看望梅浩然。梅浩然劝他不要直接在杨柳镇杀人,要把书落壳等人送到县里,经过审判,再做处理。千万不能感情用事,一杀了之。如果杀来杀去,冤冤相报,就会永无了结。张立功未置可否。次日上午,张立功祭拜父亲。张麻子的坟墓前,站满了人。二十来个士兵,押着吴有如、书落壳、二毛、红猫来了。张立功拜完身后,缓缓站起,久久伫立。坟地戚然无声。

忽然,张立功转过身来,眼露凶光,厉声喝道:“书落壳、二毛、红猫,四脚落地,爬行三圈。”三个士兵迅速出列,分别为书落壳、二毛、红猫解了手铐。书落壳、二毛、红猫活动活动手腕,斜眼溜溜张立功,又相互看看,便趴下去,双手着地,手脚并用,沿着张麻子的坟堆,狗一样爬了三圈。

爬完之后,书落壳、二毛、红猫站起来,低着头,身子不停地抖动。张立功望望他们又说:“把书落壳的衣服扒下来。”书落壳站在那里,身子瑟瑟发抖,脸色惨白,全无半点血色,眼睛连同眼眶,都是一片死黑。

两个士兵上前,把书落壳的衣服全部脱下。书落壳赤条条站在那里,抖得更厉害了。砰,砰——枪响了。书落壳倒在张麻子的坟堆上。张立功下令枪毙吴有如之前,梅浩然气喘吁吁赶来了。他和吴有如交谈几句后,走到张立功面前,说:“立功贤侄,老朽求你刀下留人。吴有如是个人好,我以人格担保,吴有如是个人好。他是满腔热情投身革命,后来发现错了,便退了出来。况且,游斗你父亲,枪毙你父亲,他都是坚决反对的。老朽求你,把吴有如放了。如果不能放,就把他送县里审判吧。”

张立功说:“梅伯,我尊重你,但你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了。书落壳那些溜子,只是他唆使的打手而已。他比书落壳更险恶,更该死。”梅浩然说:“他没有迷惑我,也不会迷惑我。立功贤侄,老朽六十的人了,还从未这样求过人。这次,就算吴有如该死,就算我完全错了,你也要给我一个面子。”张立功说:“梅伯,这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。我不是在报私仇,而是在伸张正义,维持秩序。”“老朽——跪求了。”梅浩然说罢,真的单腿跪了下去,仰着头,望着立功,满眼哀求。

多提起了许百川。刘小美说,她也很久未见这个男人了。刘小美忽然开始喝酒。她喝到大醉。许多多喘气,大汗淋漓,哭泣。他说《问道图》揭裱之后,他再也画不出一幅画了。他什么都没有,他惟一能够抓得住的,是他的爱情。刘小美说,她从来没有爱过这个叫许许多的男人,即使她把自己的身体给了他;这是多么悲伤的事实。她曾经爱过的人都已死去,她在尘世间惟一爱着的男人,其实是许百川。她奉献了自己隐秘的爱意,无望、热烈又感伤。

许百川说,很多时候,他不在这里,他在别处。他觉得孤单和寂静。他的电影受到圈内的赞美,又参加了独立电影节。但他自己并不满意。他认为这是一部失败之作。他想退出影视圈,到大学教书。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,他的计划失败。有一天,他在电视上看到香港嘉德拍卖会的新闻,神秘收藏家的《问道图》卖出了天价。那时候他才知道,许多多先祖的古画落入他人手中。他叹息一声。他带着朵焉旅行。在旅行的时候,另一个女人追逐许百川。她年轻、忧郁,曾经被自杀的念头困扰。

朵焉说,你要带着我,乘坐漂亮的马车,走过有香草和小径的广阔田野,可是马车在哪里呢?她又说,你周围都是虚情假意、涂脂抹粉的女人,是赤裸的欲望和永不停止的追逐,你又何时可以停下来呢?她又说,实际上谁也得不到许百川这样的男人,他惟一爱着的是远在柏林的一个15岁的女人,那个有着没药一样的香气、明媚鲜亮如初生的女人。他爱朵焉,只因为他爱着那个15岁的女人。所以连朵焉都得不到这个男人。

她是许百川的女儿。因为漫长的生活变故,她远在柏林。她是他心头永远的快乐和痛。他因此感激朵焉。朵焉带来了明亮、温暖和安慰。但是朵焉被忧郁症困扰。这症状越来越强烈。她搜罗无数的炊具,那些物品堆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她又采购了多副轮椅。她把许百川绑在轮椅上,她说这样他就像一个老迈的人,这样就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抢走他。他希望许百川变老。她喜欢他老去的样子。只要他在她身边。

许百川受到敦煌朋友的邀请,去一个艺术中心度假。他们在广阔的河西一路向西。他们看到壮美苍茫的大漠、夕阳和戈壁。到达敦煌的夜里,许百川接到女儿的电话。她在香港到北京航班上,第二天在兰州中转。他的女儿得到母亲的允许,可以在兰州机场与他见面。许百川因为喜悦而哭泣。他们连夜出发。一路上朵焉没有说话。10个小时后他们回到兰州,朵焉与许百川吻别,她说她在公寓里等他回来。

实际上许百川并未见到他的女儿。他到机场后接到女儿的电话,女儿说她的母亲临时改签,从北京直接飞往香港。

许百川夜里回到兰州,公寓里空无一人,他起初以为朵焉去购物,或者去参加某个聚会。但是一直到深夜,她也没有回来。许百川深夜行走走在街道上。他寻找她,却找不见。城市冰冷,灯火虚伪地闪亮。他说,他比任何时候都爱着朵焉,他请求她不要离开。一直到城市里逐渐明亮起来的早晨,他看见涌动的人流和汽车。

有一个时刻,许百川看见人群里美丽的朵焉。她穿着他从未见过的新鲜衣裳,正在穿行于喧哗的城市。她凌波微步,罗袜生尘,整个城市因她的光芒而黯淡。

许百川向着朵焉奔跑起来。《《同尘》,尔雅著,作家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)



张立功俯下身子,双手把梅浩然扶起来,头朝黑猫轻轻一扬。

“贤侄……”梅浩然脸露笑容,正要说感谢时——砰,砰——枪响了。吴有如也倒在张麻子的坟堆上。“苍天啊——”梅浩然岔开双腿,仰天一声长叹。蔚蓝的天幕上,太阳粲然而笑。梅浩然看那太阳,血淋淋的红,活像一颗砍下的头颅。渐渐地,血晕在扩大,在变黑,最后变成一个圆圆的黑炭巴,在空中旋转。那黑炭巴越转越快,越转越大,摩天擦地,火光四溅,天地随之旋转起来。梅浩然晃了两晃,噗通一声倒下了。

梅思贤在长沙一位同学家里躲了两个多月,几次寻找组织未果,再次外出寻找,走到南门口,却见鲁飞被绑在城墙上。几十个士兵在维持秩序。一个小头目在宣读鲁飞的罪状。快要读完尚未宣布执行的时候,鲁飞身子一挺,大声喊道:“共——产——党——万——”一个士兵似乎早有准备,闪电般扑向鲁飞,抢在鲁飞“岁”字尚未出口时,塞了一块石头到鲁飞的口里。鲁飞吐出石头,吐了一口鲜血,继续喊道:“共——产——党——”另一士兵立马用枪托重重顶了一下鲁飞的下巴,鲁飞的头被顶向一边。

呸——那用枪托顶鲁飞的士兵,就近开了一枪。鲁飞倒下了。梅思贤心里一紧,眼泪夺眶而出。清乡以后,杨柳镇复归平静,但梅浩然却深深地感受到了运动撕裂的深深伤痕。他在中树坪重新栽了一棵大银杏树,还搜集了很多资料,反复研读,却不得要领。一次,他好不容易理出一点头绪,便疲惫而睡,却梦见了那场旷世的墨雨……《《墨雨》,莫美著,作家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)